

棺材藏烈士 鼎生永青春

芝英镇雅庄村揭开72年前 爱民 同志牺牲之谜

记者 胡凌霄 通讯员 三木

昨晚,芝英镇雅庄村78岁的李笑眉和家人,细细品读了由浙中舟山乡贤会编撰的杂志《秀水舟山》中有关烈士黄鼎生的回忆文章,一家人解开了悬在心头72年的谜团。当年牺牲在她家的烈士“爱民”究竟是谁。

在雅庄村,上了年纪的老人都知道“爱民”,知道“棺材藏烈士”的故事,但包括我们家人在内,一直不知道“爱民”是谁、来自哪里、有无后人。70多年了,没想到还能等到他的亲属来寻访。说到这里,李笑眉眼里的泪水。

70多年来,雅庄村一直都流传着一个“棺材藏烈士”的革命故事。新中国成立前,有一名游击战士负伤后隐蔽在村里,国民党部队搜查时,地下党员把他藏在棺材里,躲过了搜查,但不幸的是,重伤的战士最后还是牺牲在棺材里。

这个惊险的故事发生在李笑眉6岁那年,战士隐蔽的地点就在她家里。她父亲李敦基,1944年入党,曾担任过党小组长,入党介绍人就是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七大队大队长李文华。

遗憾的是,解放前由于形势危险,家人对此守口如瓶,解放后李敦基又很快去世了,李笑眉只是陆陆续续听母亲说过一些。

“爱民”,究竟是谁?为什么会来到雅庄村?

下乡踏征途

今年夏天,舟山乡贤会组织整理家乡红色历史,工作人员来到雅庄村,带来了一本回忆录。这是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,现居上海的舟山市籍离休干部黄光耀写的。解放战争时期,他是中共永康党工委的领导人之一。

回忆录里的一段话,揭开了雅庄“棺材藏烈士”背后的故事:还有一个人,我必须提到他,也是下前田人,叫黄鼎生。

黄鼎生,1924年12月出生于舟山下前田自然村,也就是今天的舟三村。他比黄光耀大三岁,黄爱民,是他参加革命后的化名。

下前田当年有120来户人家,基本上是贫农。村里还有几个贫苦人,给地主家抬轿子打零工,黄鼎生的父亲黄洵毫就是其中之一。黄洵毫弟弟黄洵子在1939年就被国民党当局抓了壮丁,从此杳无音信。

1946年农历春节,在县城东库酱油厂工作的黄光耀回舟山过年,此时,他已经是中共地下党永康县城核心党小组成员。他和黄鼎生曾一起在舟山黄氏中心小学读书,还是同族兄弟,看到鼎生家里生活困难,黄光耀决定帮一帮他。

我问他,愿不愿意去县城做工?一来,有收入能改善生活,二来,保证国民党不来抓你壮丁,他一听很快就同意了。黄光耀说。

进厂后,黄光耀特意交代同厂的童岩春关照黄鼎生。童岩春也叫童春,是黄光耀在酱油厂里第一个发展入党的工友,两人同一批进厂,每当有政治任务时,黄光耀首先就想到他。

酱油厂分制作、运输、销售等班组,黄鼎生在制作组,负责打水、磨粉等工序,和童岩春同组。吩咐童岩春照顾黄鼎生,也含着黄光耀的期望:在政治上进一步锻炼他。

考验最前线

黄鼎生没有辜负这份期望。他工作勤恳认真,在童岩春等人的熏陶下,很快懂得了革命道理。没过多久,1947年的春天,黄鼎生由童岩春介绍正式入党。

此时,正是抗战结束不久到全面内战爆发的时期,国内战事和局势扑朔迷离,金萧支队和上级党组织已经按中央指示北撤,只留下少数地下党员。隐蔽在永康的地下党员既无经费,也难联系上级,而国统区的白色恐怖却日益加重。

酱油厂是当时中共地下党在县城里的联络站。黄鼎生是在解放战争时期,永康地下党最艰难的时候入党的,而且进厂到入党时间不长,他入党时黄光耀已经离厂了。这说明了一点,他肯定经受了种种考验,为党做了不少工作。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黄传后说。

有了固定收入,眼看着生活刚有所起色,1947年10月中旬的一天,黄鼎生却突然回到舟山,找到了黄光耀,提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要求:去游击队。

此时,黄光耀正受应飞委派,以失业回乡做小生意的名义,在家乡发展地下党组织,开辟根据地。因为童岩春去游击队了,老家黄双林等小同伴也参加游击队了,鼎生都知道的,因此他也急了,一定要去。

见黄鼎生态度坚决,10月下旬,黄光耀送他去游击武装。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第三大队自卫一中队,中队长就是李文华。到了部队后,黄鼎生便改名黄爱民。由于行军打仗非常勇敢,他很快就被编入短枪组。

编入短枪组,也就意味着,黄鼎生战斗在了最前线。



黄鼎生外甥李革历(左一)、黄光耀妹妹黄飞琴(左二)、李文华女儿(左三)李美琴等人,来到雅庄李敦基旧居寻访烈士往事时和李敦基子女们合影



雅庄村黄鼎生牺牲地旧址,为养伤房间,为放寿材的厅



当年存放寿材的厅,图中为李敦基大女儿李笑眉

1948年2月21日,三大队在大队长应飞的率领下,秘密驻扎在今天的象珠镇方山脚。

部队秘密宿营的消息,被当地保长给泄露了。第二天下午,国民党乡联队、保安队兵分两路,突然从山西孔、清渭街方向朝方山脚而来。

敌方人多势众,装备精良,战斗打得极其艰难。为了扭转战局,李文华带上十多名队员,组成了一支突击队,从侧面冲下山,穿过黄尚弄,向敌人猛扑过去,准备从侧翼攻击敌人。黄爱民就在突击队中。

冲锋中,黄爱民身负重伤,他咬着牙,用手死死地捂着胸脯,鲜血顺着他的手指缝不断流淌着。万般无奈之下,李文华只好让队员架着伤员,下令撤退。

负伤后的黄爱民,病情急剧恶化,还有可能感染了破伤风,高烧不退。部队不得不将黄爱民送到距离黄尚弄七八里路的雅庄村养伤。

牺牲雅庄村

雅庄地下党员李敦基家位于村庄最东边,屋后就是田畈,有一间杂物房位于两座天井院的连接处,位置不起眼,房门外有两个方向可逃生,还有一扇通往田畈的后门,方便撤退。黄爱民就隐蔽在杂物间,这里也是一个楼梯间,柜子一拦,黄爱民被藏在了楼梯下。

李敦基也是一名可靠的地下党员。此时,李敦基的母亲已经去世,就由他父亲和妻子帮助照料黄爱民。

与李文华同村的李西京、李火旺曾在《英勇烈士李文华》一文中回忆,黄爱民在雅庄养伤期间,李文华曾为此事特地找李火旺说:黄爱民同志是老同志,你们党员同志一定要照顾护理好,有困难,你随时来找我。

昔日小同伴重伤在身,黄光耀无比牵挂。一天深夜,黄光耀潜入雅庄村,看到了奄奄一息的黄爱民:负伤前就已经身体不是很好,吃不进东西。看到他时已经昏迷不醒,不会说话,提着一口气,我看到后很心痛。

这一面,竟成了永别。没多久,国民党当局突然包围了雅庄村,挨家挨户搜查。李敦基父亲见已陷入昏迷的黄爱民,焦急万分,情急之下想到了他家隔壁一间厅里放着的几副寿材(老人提前为自己准备的棺材),他把黄爱民偷偷藏进自家寿材里。

没想到,等敌人撤离后,李敦基父亲再去打开寿材盖,可能是病重,黄爱民已经断气了。

不得已,等到夜深人静,李敦基家人和村里的地下党员一起,偷偷把寿材扛到了菜地里,挖了一个深坑,埋葬了黄爱民。为了不被人起疑,坟头没有起包,也不敢立碑,还推成和菜地一样平整。

这一年,黄爱民才24岁,在最困难时期入党、在最危险前线战斗、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之时牺牲,人生就像他的名字一样,永远定格在了雅庄村。

烈士永青春

在老家,为了追查黄爱民,国民党当局逮捕了他的母亲胡舒绸和大妹黄爱梅,两人被关押在前仓长达半年之久。黄爱梅被打断双腿,释放后虽经过接骨,还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。

新中国成立后,黄鼎生被迫认为革命烈士(烈士证书:浙江烈士第011217号),父亲黄洵毫则担任过舟三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多年,因为唯一的儿子牺牲,他又招舟山溪塘村李亨珍为女婿,新中国成立后李亨珍曾任舟山乡乡长。

当年艰险斗争的间隙,黄鼎生对嫁在台门村的姑姑黄阿香特别牵挂,叔叔黄洵子被抓壮丁后,这已是他父亲唯一的亲妹妹。从舟山返回游击队,黄鼎生每次路过台门,都会带上两个肉麦饼,用手帕细心包好,看望姑姑黄阿香,再往俞溪头、芝英方向而去,为了不让姑姑担心,总说自己“在芝英酱油厂做工”。

几十年后,黄阿香还在世时,经常跟孙辈应雄等人回忆起这个年轻帅气的侄子,穿着长褂、一表人才,宛如人在眼前,从未走远。

20世纪60年代初,李敦基已经去世,在雅庄一位老人的指引下,黄洵毫和姑夫应银华、表弟应岳明等亲属一起,找到了那块菜地,接儿子回家。

斯人已逝,四野无声。时至今日,烈士的表侄应雄还记得,父亲应岳明曾告诉他当时的场景:菜地里,挖出了一个五角星皮带头、一把烂手电筒壳,养儿从军一土归,这是黄鼎生留给家人的最后遗物。